

地方党史資料

名称: 古有同有三姓友等类
抗联山河记

类别:

作者:

中共辽宁地方党史編委会办公室

赵国有的回忆材料

(按：赵国有，男，现年71岁，贫农成份，文盲，原籍桓仁县柞木台子，现为桓仁县八里甸子公社马鹿泡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曾在新宾县挂票子参加抗联自卫队任大队长)。

我在抗联进入新宾地区成立地方自卫队时，就在自卫队里给抗联办事，年头我记不清了。在自卫队当差时会到过风城的赛马，由自卫队郑队长领我们自卫队五十多人和程斌队一起打了赛马集，年头我也记不清了，可记得是一个2月间，河套还有冰，趟水都很冷。程斌队和我们从东小堡奔徐家大沟，半路下响到了分水岭，在分水岭枪毙过3个判徒，天黑时进了赛马集街。街里的伪警察全部逃跑，我们连一粒子弹也没得到，赶了些白面、冰糖、鱼，就撤到小羊胡子沟。这时我们回到根据地——挂票子，一师往别处去了。就在打完赛马集之后，我当上了挂票子抗联红军自卫队第五大队队长。还有哪些大队，大队长是谁，我不清楚。我们主要活动在挂票子、徐家大沟、新宾县境等地。主要任务是为前方传送情报、筹备给养和买鞋，往前方送战士等。抗联在风、宽活动情况，我不知道。

以上情况属实，马鹿泡大队。

回忆人：赵国有

访问人：马维勤

王德增

1964年8月29日

藍洪有 的回忆录

按：藍洪有，男，六十岁，貧农成份，原籍新宾县小青沟，曾給抗联做过后方工作，現住木孟子公社蔡我堡大队第四队。

我参加抗联是做地方工作的，主要活动在鱗尖子、新农村带，任务是為前方輸送战士，筹集粮食，傳情报。我当时在青年义勇軍里当事务长，沒有經常到过安东地区，我只記得一师打賽馬集和王家珍我們参加过。

(一)关于打賽馬集問題：年代我忘記了，是割倒地后的事，一师有少年連、八連、九連、五团、迫击炮連，共一百二十多人，我們青年义勇軍沒参加，我去送信碰上了，和一师一起参加了战斗。一师由高岭地、老秃頂子、屈隆榆树、小四平、到凤城夹砬子，去打的賽馬集，一师从分水岭下去。这次战斗还有抗日軍老北风八十多人、中央軍八十多人，总計四百多人，司令部占北山，抗日軍占南山。賽馬集街里有受降軍四十来人，警察四十来人，計八十来人，战斗結束，敌人全逃，我方得十二支槽子，大枪十支，一挺手提式，还拿了些白面。战后奔新京去了。經過老秃頂子到牛毛，不过五天又回到凤城打了王家珍。

(二)关于打王家珍問題：王的地址記不清了。打王家珍抗联方面有一师全部，老北风八十来人，中央軍八十来人，我当时也参加来，計四百来人。時間是在打完賽馬集后的五、六天。我們用火油蘸綫麻烧了王家珍的房子，攻破了大院，得了一門轎杆炮，十余支大枪，匣子四、五

回忆一九三六年七月间抗日斗争

支。王家珍当坊被抗日军用粪叉子叉死了。战后回到新宾。抗日军和
师就分开行动了。我回到新宾县的青年义勇军去了，以后我再没到过宽
甸和风城。

成份：农民。现住：新宾县三家子公社前寨大队王家街生产队任

王

记得有那么一年，哪月我忘了，有一天下午，我下地回来

时，在星星里南北炕上坐着十五、六个人，都是穿各色衣

服，有的枪，有大枪也有小枪，岁数有大有小，四十来岁了。

他们正在给做饭，吃过晚饭也都在那屋里，第二天吃过早饭就

走了，他们出堡子，到陈家堡子奔马家南沟去了，当时我二叔就庆新

的回来，他回来讲是从马家南沟上的四大拍子沟，下到刘家沟，

刘家沟给他送回来了。

这些军队对老百姓非常好，态度和蔼，什么东西也不拿，做什

么也不说什么，不抽粮，别的就不知道了。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沙里寨山市委史办委）。

抄件人：王修明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日

姚志彦回忆一九三六年七月間抗日联军

西征路过姚家街时的活动情况

（按：姚志彦，当年家住在姚家街，曾亲眼见过抗日联军。今年六十五岁，成份贫农，系岫岩县三家子公社许家大队姚家街生产队社员。）

我记得有那么一年，哪月我忘了。在一天下午我从地里干活回家就看见家屋里南北炕上坐着十五、六个人，听说是红军。身穿杂色衣服，都有枪，有大枪也有小枪。岁数看来有大有小，有的四十来岁了。这时家正在给做饭。吃过晚饭也住在我家里。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就走了。他们出堡子，经许家堡子奔马家南沟去了。当时我三叔姚庆新给送的道。他回来讲是从马家南沟上的四大拍子岭，下岭经刘家沟，到九沟峪他就回来了。

这些军队对待老百姓非常好，态度和藹，什么东西也不拿，做什么饭吃什么饭。不挑拣。别的就不知道了。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抄自鞍山市党史編委会）。

抄件人：王德增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日

打崔家大院战斗情况

(按：赵殿武，现年51岁，原系崔兴思的长工，打崔家大院时他在大院内，现为宽甸县双山子公社平岭大队木铺工人，贫农。)

崔家大院，是崔兴思的家院；崔兴思是一个农村地主，当时为了防范胡子，就建立了这个大院，四周坚固高大石墙内有三座炮楼，实为坚固。

在这个院里共住四家。到打这个大院的前些时期，宽甸的伪军三中队和老平岭二区井察署，共有五十多人就驻于此院。

到×年的后三月初几(那天下小雨)的早饭时二区的井察想到荒沟口去吃早饭，还没吃就发现从北山坡上下来一队人，井察们就向后跑，这时红军就打了两枪，井察就跑回院内将大门关了起来。这时红军亦到了大院的后山上了。据说红军是分三路进攻的：一路是从野鸡砬子；另一路是从荒沟来的，还有一路是从小刺沟来的，共有三百余人，就是由程司令带的队打的。

红军到了小后山上以后，曾向炮台里送了一封信，内容主要是，叫院里的伪军将枪全部交出来，但伪军不干。等到太阳出来一丈来高以后，红军就开始了攻击。是紧一阵、慢一阵的打，当下午时红军就打到了砬子向墙上硬攻爬上去就被打了下来。到晚上红军又上来了，里面枪响得很紧，又用棉花蘸火油点着向院外扔，照看亮打，这样又打了一夜，到第二天刚放亮时红军就退了回去，这一仗红军光在东北角一个地方就牺牲了十九个。一共牺牲多少我不知道，只看到第二天用刀子割了二十二个脑袋送到宽甸去了。就在那天的早上宽甸就来了伪军救援，在南山上打机枪，但这时红军早退了。总之这仗红军还未攻进去而牺牲了很多。以上。

回忆人：赵殿武

访问人：王元博、郭长仁

李宝福、焦启环

64年11月18日

邵力昌回忆抗联材料

(邵力昌，74岁，贫农，原系滴水砬子老户，曾于石砬砬門子参加过紅軍召开的羣众會議，現是滴水砬子大队三小队社員。)

我家在滴水砬子住的时候，紅軍是没有到过滴水砬子的。可听綠豆营的人說，我搬到石砬的头一年紅軍就来到綠豆营子，我搬石砬的第二年小日本归的屯。我是秋天往八甲搬的家，轉过年的四月間，紅軍有一百多人从东面(滴水砬子或綠豆营子)来到了石砬(领导人不知道)在八甲砬門子卢宝春(已故)王二斜(已故)开了一次羣众會議，就老王家就有三十多人参加炕上地下都坐滿了，男的女的都有，誰給开的不知道，大意是：咱們中国眼見就叫小鼻子都佔去了，我們要不起来抵抗，中国要叫小鼻子佔了，我們那还有家了，那还有老婆孩子拉，……讲的真好，那个人都掉眼泪了，开有两个来小时，才散会。打这次我才見上紅軍，第二天早晨紅軍就走了。

紅軍过来没見过在哪儿貼标語、布告等也没听說紅軍在綠豆营子搞减租活动。

回忆人：邵力昌

訪問人：焦启环

李宝福

64年11月20日

賈方山回忆材料

（賈方山，現年60岁，貧农，是滴水砬子老戶，曾为紅軍自卫队办过事；現为青山沟公社滴水砬子大队第二生产队小队长）

紅軍来那趟，是在歷德二年古历二月末被步达远回到我們滴水砬子的，是楊軍长和程司令帶的队，有六百来人，是在三月初头种地的时候。紅軍在到滴水砬子的头一年就听说到过綠豆营子，我没見上。

紅軍到我們滴水砬子一住下，就召集羣众开会，南沟的人都参加了，有一百多人，是楊軍长給开的。意思是，叫老百姓好好生产青年人能参加紅軍就跟着走，好抗日保国，以后必能有好結果，日本是占不长久的，……。在会上告訴我，有什么事情去找候德有联系。

归屯后，紅軍来信給候德有，候德有就叫我到太平哨街去买胶鞋，三年有六百多双，还有大煙、火柴、煙卷、棉花、花生油，均一个月能买三次，都是晚間去夜間回，竟在魯家舖子买的（叫魯喜成），买回来后都給送到湖盖子自卫队的墙子里。还經過我的联系，自卫队馬指导員和八甲自安队楊文藕（排长，住我对門）买过子弹。

歷得五年的古历二月間，鸡叫时，牛毛砬井寨由張中信帶着坐一台汽車、和青山沟保甲队来到八甲，叫我給代路，奔湖盖子去，当走到湖盖頂上时就分四路进兵，包围了自卫队住的墙子。我帶的一路保甲兵是楊殿选帶20多人，直奔湖盖子往下去，一枪没打，二路奔綠豆营子岭去，張中信領的，三路奔湖盖斜道上去，四路到綠豆营子沟門堵的。是二路張中信先开的枪，先用雷筒打出来，然后用机枪打死的，一共打死七个人，有王

世冲的老母亲、一个孩子、王三楞、王三楞的儿子、和王队长、王世冲的媳妇光脚跑出来，以后冻死了，还有二个小姑娘被牛毛岭井寨背去了。

自卫队在滴水院子贴过两回布告，都是正符大纸，贴在滴水院子的一个大炮台上，不认字，什么内容也不知道。

归堡子的第二年正月间，我被桓仁井寨抓去，说我通红军，严刑拷打我没承认，押了两天才放回来。

到我们滴水院子的，是过几天了一天多，还召开过小孩、青年人会，我们都参加了，在会上，红军还叫我（孙）当什么会长，光说这么个话，他们就走了，我也没干什么工作。在会上还发了一些小报，是油印的，内容是宣传抗日救国的事情。

第二天小日本就派飞机来轰炸，红军就往北去了。

回忆人：贾方山

解放前的秋天，滴水院的群众都归到平川去了，滴水院子有个红军自

访问人：熊启环、李宝福

卫队，没有吃的，通过侯德义（是红军反日会长）募捐，我们给送很多面

64年11月21日

米和井子，他们都住在顺盖于北山头的破院子的“墙子里”，后来被开除的一个队童子（有叫于曼水的）告密，叫日本人给破坏了。

红军到来，滴水院子南沟的群众给做过20多件单衣服，经我（贾）手送到地，他们还劝我跟他们走，我母亲不同意，我就没去。

解放前的多腊月，我给自卫队送粮食，自卫队五三楞（名不详）还给我一个小本子，32开纸一半大小，里面有四、五张纸，有什么字，卡没卡也看不清了，他告诉我，以后他来和我联系，就用这个本子和他接头，以后我叫青山沟保甲抓去，小本子也叫家里人烧掉了。

回忆人：孙福田、贾方林

访问人：熊启环、李宝福

64年11月21日

孙福田回忆材料

(孙福田，47岁，贫农，原系滴水砬子老户，参加过红军于滴水砬子召开的群众会议，现为青山沟公社滴水砬子大队党支部书记。)

贾方林，58岁，贫农，原是滴水砬子老户，曾为绿豆营子自卫队多次送米送面等，现为滴水砬子大队第二小队社员。)

红军杨军长的队伍，是在康德二年古历二月间破了步达远街后，回到我们滴水砬子的，在这儿住了一天多，还召开过小孩、青年人会议，我们都参加了，在会上，红军还叫我(孙)当什么会长，光说这么个话，他们就走了，我也没干什么工作。在会上还发了一些小报，是油印的，内容是宣传抗日救国的事儿。

第二天小日本就派飞机来扔炸弹，红军就往北去了。

转过年的秋天，滴水砬子的群众都归到石锦去了，绿豆营子有个红军自卫队，没有吃的，通过侯德义(是红军反日会长)运动，我们给送很多面米和饼子，他们都住在湖盖子北山坡的砬根子的“墙子里”，后来被开除的一个队员于以子(有叫于得水的)告密，叫日本人给破坏了。

红军那次来，滴水砬子南沟的群众给做过20多件单衣服，经我(贾)手送到连队的，他们还劝我跟他们走，我母亲不同意，我就没去。

康德三年的冬腊月，我给自卫队送粮食，自卫队五三楞(名不详)还给我一个小本子，32开纸一半大小，里面有四、五张纸，有什么字，卡没卡我也记不清了，他告诉我，以后谁来和我联系，就用这个本子和他接头，以后我叫青山沟保甲抓去，小本子也叫家里人烧掉了。

回忆人：孙福田、贾方林

访问人：焦启环、李宝福

64年11月21日

王福德回忆材料

(王福德，43岁，中农，原系滴水砂湖盖子上的老户，现为滴水砂大队第四小队队长共产党员)

红军来的时候，是在康德二年秋天(十月间)被步达远回到滴水砂的，这次来把我、赵志强(三小队)、方玉全(滴水砂子二小队)、孙福远(已死)找到赵志胜家，唱歌给我们听，动员我们当兵还讲一些当的好处，抗日救国的事。当时还叫我们四个人举一人，红军再来好跑个腿，办点事，我们都说搞赵志强，名叫会长。住了一天红军就走了，奔哪去不知道。

到转过年的古历三月间，红军又来一次，这次头一天过响来，第二天早晨，日本飞机就来扔炸弹，红军撤走了，再没回来，秋天绿豆营子、滴水砂子都归到八甲去了。

湖盖子上的“墙子”，是康德 年 月由绿豆营子建立的，到康德四年的春天(归堡的第二年)被破坏的。这个时间我记住了，我15岁那年归的堡子，我家归到了青山沟雅河去，转过年的正月十几(我16岁)家又迁到石锦的，我到石锦住有一个来月，一天刚吃早饭，青山沟剿匪团长带着保甲兵和牛毛沟并寨署于署长带着并寨共一百多人，来到了石锦围子，找了些老百姓，叫拿墙头，就是去把“墙子”，我也被找去了，赶到滴水砂子围子下批的帮这时我就走到了前头，见一个，脸打的漆黑(绰号叫于小子)，他叫保甲并寨，一路奔绿豆营子大道去，二路由盘道奔湖墙子去，三路奔后岗到松树台去，三路又批出十几个人去东面绿豆营子山头，四处包围了“墙头”，就开枪了，光听松树台上的机枪响的呜呜

叫，听不成个。打完的时候，我从地缝下去，看见有三个人死在墙子东的
地根下，有五三楞爷俩，另一个不认识，在大石根下死一个老太太。一个
小姑娘和一个小男孩，剩下两个小姑娘叫井察背去了（叫白井长外号白老
太太，张中信背去的原住青山沟）活着现在有80多岁，是王世冲的家属，
另外还逃出来三个人，一个妇女、另两个，一个叫周主德（已故）、一个
叫庄大干的，当晚又爬回去，第二天搜山又被敌人抓着砍头了。

红军过后，羣众都称于圣武叫于旅长，說叫红军收编了，纪律也好些，
其它小帮“胡子”也听他调用，多暂收编的，在什么地方收编的都不知道。

回忆人：王福德

访问人：焦启环

· 李宝福

64年11月22日

张顶胜回忆材料

(张顶胜，47岁，富农成份，原是绿豆营子小地主，现为绿豆营子大队第一小队社员。)

在归屯这年割完地的时候，自卫队员张万清等四、五人，挨户登记谁家出多少粮食，能给自卫队纳多少粮食，这个登记是不分穷富的。

在这个时候(指归屯那年)，我家没有吃租子，把地全部都押出去，共押五户，得到押头一千六百四十元。

我是没听说红军、自卫队实行什么减租子，减租子的事儿是在一九四六年共产党来，实行过“二八五”减租，即石减去二斗半。

回忆人：张顶胜

访问人：焦启环

李宝福

64年11月24日

64年11月29日

张顶芳、张万清回忆录

(按：张顶芳，37岁，贫农成份，此地老居户。张万清，62岁，贫农成份，当地老户，曾参加过自卫队。)

张万清说：红军打步远之后，在三月间来到绿豆营子。头一年朝鲜队来叫王建文当会长，是正月间来的有很多人，有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三五年九月间红军五团马团长到过叠山社于记号。

张顶芳说：我租张秉富的地，在併屯那年听说没有减租的事，我纳五石租，就是併屯那年，人走了东西扔了地租也没交。

没听说贴过什么布告。

打步远后，王班长在这养病，在五月二十前成立的自卫队，还有曲事务长。

在併屯后一年的正月间化冻时，敌人抓的张秉浑、王建文、李宝山，张在半道上毙死。

回忆人：张顶芳

张万清

访问人：李宝福

焦启环

64年11月22日

张顶士回忆材料

(张顶士，54岁，中农成份，原系绿豆营子北沟老户，现为青山沟公社绿豆营子大队二小队(北沟)社员、群众)

我爱人十九岁(现年五十一岁)那年和我结的婚，第二年(她二十岁)我们搬到桓仁烟筒山去，在那里种了两茬庄稼，到她二十三岁那年的秋天我们又搬回到绿豆营子，不几天，红军程司令带队打步达远回到我们绿豆营子，要在这儿住几天，叫我们给倒房子住。红军的规矩可严格了，到谁家叫群众把东西封起来，他们住一头，群众住一头，不能乱串，要做衣服、补鞋袜，得通过男人，不能直接找妇女，给做好了按价给钱。他们吃什么东西群众要赶上了，也拖着给群众吃。还把青年人召集一起教唱歌……。

这次来，红军在绿豆营子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把打步达远带回来的东西都分给群众，看谁困难分的就多，没参加会的都没分着。我家在这次分到了半匹布和一个大棉袄。

红军走后，就有反日会长，是公开的，王连文是正会长，张秉林、张秉谦、侯德义、王金显、鲁廷德、王世夺等都是副会长。

转过年的二月间(跑挑花水了)杨靖宇来到了绿豆营子西沟，住了两天往桓仁去。

康德三年归屯的时候，这些反日会长，有的搬到了石砬子去，有的搬到青山沟小雅河去，到转过年的正月十四，王世夺、姚喜双、王世林在钟家卜子(小雅河)被扑了。

回忆人：张顶士

访问人：焦启环

李宝福

64年11月28日

王茂林回忆紅軍打三道沟分所的情况

(王茂林，現年48岁，中农，原系三道沟分駐所保甲兵(自卫团团员)，紅軍攻打分所时住在里面，現是大川头公社三道沟围子代銷店經營者。)

康德三年九月間，三道沟分駐所就住在围子盛福信家里，分駐所长是郑殿文(已处死)带井察四、五个人(高順成，56年前在寬甸南門外市場买烧井。)

是年的9月18日的晚上七、八点钟，紅軍可能是从三道沟里下来(以后还听说从二道沟里也下来一股)，先将三道沟分所通牛毛岭、寬甸的电话掐断，而后包围了围子，用鋤刀砍断围墙的铁絲子。保甲兵站崗的胡振波听见动静就打了一枪而跑进屋里，保甲兵楊开春(已死)就跳起来，上門口别上了，紅軍站在铁絲的里面打了排子机枪。紅軍摸到了分所附近，齐声高喊：交枪不要命，枪是滿洲国的，命是自己的，交枪不杀。一面喊着就冲进分所屋里，打了一排子枪，當場我們保甲兵就被打死两个(付班长张义仁、兵邵德本)，紅軍也叫楊开春給打倒两个受伤好几个。井察、保甲看紅軍冲进屋里，抵挡不过(紅軍外面还喊着交枪不杀等)，缴了郑所长以下10余支枪。从开始到結束有一个来钟头。紅軍临走时，天德把保甲、井察的棉衣都剥去，把保甲、井察住的房子都烧掉了，还拿了吕金义、刘凤启两家小床的东西赶了一羣羊，把我們郑所长、郑班长以下10余人(楊开春当时化装跑了)都帶着給紅軍抬送号，背东西(拿东西的也有羣众)往三道沟黑沟方向去了，走到黑沟門的时候，停下开会，呂指导員說：我是紅軍的指导員，我們不是

为了抢东西，主要的是为了枪支和弄棉布、棉花，给战士们做棉衣，保甲兵。井寨，你们愿意当兵就跟我们走，不愿意的就回家为农，红军共约百十人（其中包括天佑部）就往黑沟里去了，在那儿住了两三天，还杀羊吃来，我们就回来了。

张义仁、邵德本死后，伪协和会还给建立了两个小石碑，现已毁坏

没有了。

回忆人：王茂林

访问人：焦启环

李宝福

回忆人：孙玉贵

访问人：焦启环、李宝福

1984年11月27日